

事是风云人是月

王充闾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王充闾读史

上卷 上古至唐五代

八分书祖
亦周原亦是器工
《诗》一解
古学社
粮城三歌
殷古豐碑
《史》《易》
開于胎樂的語
神話·詩話·情話
放而富的極
釋工業量
育味篇
登門書片
今古「哲學」
時評談話
黃金篇

蘭語和語
門下
微室時神話
釋食祖讓
蕭蕭對三
是與時名清銘
隱身詞多隱之難
介經老詩詞尺牘
涼山說書
一言為廉
經緯語
明問給桑
「國風」
論古論今
「詩話」
說名揚

語未
聖井與廣井
曉南雜錄
靜不閑的結
尺牘之舊域外
獨麻王祠
介版公生
三篇萬曆
鍾馗語
米水尺與蘇詩
移州舊事
兩箇夢占
詩話長留不絕
青樓詩話
「銘詞錄」
米水尺與蘇

事是风云人是月

王充闾读史

上卷
上古至唐五代

王充闾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王充闾 2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事是风云人是月：王充闾读史（上、下）／王充闾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2
ISBN 978-7-5313-3861-1

I. ①事… II. ①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7502 号

事是风云人是月：王充闾读史(上、下)

责任编辑 韩忠良 姚宏越

责任校对 吕志贵

封面设计 杜江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字数 700千字

印张 40

插页 2

版次 2011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2月第1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沈阳新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861-1

定价(上、下):56.00元

常年法律顾问：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24-86533311



作者自序

王充闾

我的读史习惯，或者说对历史的浓烈兴趣，是从小就养成的。我的祖籍在河北大名府，从前曾是北宋时期的陪都，当时称作北京。千百年来，这里流传下来说书讲古的风俗习惯。父祖辈迁徙到山海关外，也把这个传统带了过来。农闲时节，人们吃过晚饭，聚在场院，一杆旱烟袋，半壶糊米茶，“南朝北国”，讲起来没完。这种日常环境中的耳濡目染，渐渐地培植了我对于历史的深深癖好。一般地说，这种单纯的爱好是先于知识的渴求的。待到入塾、启蒙、求知、问学，接触到的《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左史右传，也无往而非史。过去有两句老话，一曰“文史不分家”，一曰“六经皆史”，都显现出中华民族特殊发达的史学传统。

而历史本身更葆有一种独特的魅力。由于历史人物（比如孔夫子、秦始皇、诸葛亮等）具有一种“原型属性”，经过时间的淘洗和历史的积淀，头上往往罩着神秘而奇异的光环，他们的知名度远非一般虚构人物可比，加之“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朱光潜语）；而历史题材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更多的“空白”，更具备一般现实题材所欠缺的文体的张力。这一切，都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我，设想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的时光，使已逝的风烟



在眼前重现奇华异采。数十年来，读史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精神享受、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一种无须选择的自动选择。

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真正地着手探查，里面的文章可就多了。正像人们常说的，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当然，要说简单也很简单，无非一个是人，一个是事。相传波斯王即位时，要史官为他编写一部完整的世界史。几年过后，史书编成了，多达六千卷。年纪已经不轻的皇帝，日夜操劳国事，一直抽不出时间看，没办法，只好让史官加以缩写。经过几年刻苦劳作，缩编的史书完成了，而皇帝已经老迈不堪，连阅读缩写本的精力也没有了，便要史官做进一步的压缩。可是，没等编成，他就已经生命垂危了。史官赶到御榻前，对波斯王说，过去我们把世界史看得太复杂了，其实，说来十分简单，不过是一句话：“他们生了，受了苦，死了。”这九个字，“他们”是人，“生了，受了苦，死了”是事。“事是风云人是月”，可看做是对历史的概括。

那么，月与风云，谁为主从呢？当然月是中心。烘云托月，月占据主导地位。同样，历史也是以人物为中心展开的。历史的张力、魅力与生命力，主要是来源于人物。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许多事件，诚然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空古绝今，撼人心魄，可是，又有哪一桩不是人的作为呢！人的思想，人的实践活动，亦即人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是一切史实中的最基础的事实。历史上，人是目的，人是核心。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命运、人为什么活、怎样活，向来都是史家关注的焦点。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反复多次强调：“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没有人怎会有事？”“历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则是永可以存在的。”又说：“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因此我来讲历史人物，特地希望我们要看重人，拿人来做榜样，做我们一个新的刺激。”其实，也不单是历史，在关注人生、人性，关怀人的命运方面，整个人文学科都是相通的：哲学思索命运，历史揭示命运，文学表达命运。

读史，主要是要读人，读人就要读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这也是钱穆先生的话。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掉了的过去。读史，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撞击，心灵对接，生命叩问。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心灵的参与和介入。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



勘核，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每个读史的人只要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加以省察、比证、对照，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然与轻松了。

读心，首先应能设身处地地加以理解。也就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境中去加以察核。如同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戏曲家李渔所说：“凡读古人之书，论前人之事者，盖当略其迹而原其心。”真正做到“遥体人情，悬想时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钱钟书语）。研究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苛责前人，率意做出评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而后者却是一切治史以及读史者所必不可少的。法国年鉴学派的著名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指出：“长期以来，史学家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任情褒贬。这种态度能够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而“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其实，“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十分有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前辈判断是非善恶吗”？这里说的不是不应该评判——治史、读史本身就意味着评判，而是如何进行评判，按照什么尺度、采取什么态度加以评判的问题。

我在读人、读心过程中，并不仅仅限定在作为客体对象的历史人物身上，同时也包括作史者——注意研索、体察其作史的心迹。对此，清初著名文学家金圣叹有十分割切而深刻的体会，他说：“人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

读史，无论是着眼于人还是着眼于事，我都尝试着运用不同的方法。有时是正读，有时是反读；有时是深读，有时是浅读；有时找出多种史籍，对于不同流派、不同观点比较、对照着读，有时带着悬疑、预设一些问题有目的地读。经常着眼于隐蔽在书页后面的潜台词、画外音。研究《周易》者有“变爻”、“变卦”之说，我在读史中也往往注意从历史演变中做出多解、旁解，所谓另具只眼，别有会心。读史，我总是变换着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切入点。或者重视必然，或者关注偶然；或自其变者而观之，或自其不变者而观之；或者“述远者考之于近”，强调今人的本位，或者侧重理性的审视与客观的评判；或者以宏观视野勾勒出历史之经纬，研讨广阔的社



会转型，或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更生动、更具体、更富有个性的历史景象上。

其实，这里谈到的许多做法，大多都是承袭前人的余绪。在读史方面，勤奋的古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苏东坡的“八面受敌法”，千余年来，备受关注。他说：“书之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尽取，但得其所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之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实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似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他还以读《汉书》为例，说：“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货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穷矣。”对此，晚清学者李慈铭予以高度评价，誉之为“读书之良法”。通过实际运用，我也体会到，古人这种“一步一个脚窝”的踏实做法，循序以渐进，约取而实得，尤其值得以快餐式、跳跃式、碎片化的“浅阅读”为满足的浮躁的今人很好地汲取与借鉴。当代有的学者认为，“八面受敌法”，事倍功半，是一种“一心一用”的单项读书方法，属于传统的阅读观念。对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

以我个人体验，培根说的“读史使人明智”，确是千古不易的真理。通过读史，使头脑开窍，实现了知识积累，获取了无限丰富的政治智慧、人生智慧。我在阅览史书的同时，总是随读随记，一切有关人物品鉴、人才理论、人生遭际、命运抉择、人性发掘、生命价值、功过得失、事物规律等诸多心得体会，即便是吉光片羽，点滴感悟，无不认真记下；然后，进行分析、排比、归纳、综合，包括对于史实的重新把握；在此基础上，通过古今联想，中外比较，历史哲学的思考，人生智慧的升华，以及对于人物、事件及其演进变迁的认识与感悟，加以联结与组合，最后按照一个个专题用文字整理出来。

这里关键的环节，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设置疑问。“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法国史学家费弗尔语）。问题从哪里来？来自于“春灯走马”般的人物和万花筒样的史境。整个读解、叙述的过程，有如涉足平生未曾寓目的奇途异境，是充满着趣味与快感的。历史总是在矛盾中前进，历史进程中充满了种种悖论与偶然性。有时候，你看它向东逸去，结果却现影于西方；有时候，种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有时候，过程奇诡，而兰因絮果却比较寻常。应然而实未然，既在意中又出乎

意外，原是历史变迁的常态。

我在《龙墩上的悖论》一书的自序中曾经谈到，我常常透过大量的细节，透过无奇不有的色相，透过它的非理性、不确定性因素，复活历史中最耐人寻味的东西，唤醒人类的记忆。发掘那些带有荒谬性、悲剧性、不确定性的异常历史现象；关注个体心灵世界；重视瞬间、感性、边缘及其意义的开掘。既穿行于枝叶扶疏的史实丛林，又能随时随地抽身而出，借助生命体验与人性反思，去沟通幽渺的时空，而不是靠着一环扣着一环的史料联结；通过生命的体悟，去默默地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进行人的命运的思考，人性与生命价值的考量。就是说，我的读史，有别于史家的或为搜集或为著录或为考订或为诠释的治学方式，而是以文学形式载记个人的有史有论、史论参契的读书心得。而所论也不限于学理上的理性的结论，更多的是会心的体悟、情怀的期待。

2011年1月改订



目 录

001 作者自序

上 卷

- 001 人文初祖
007 大禹原来是苦工
014 《诗经》一解（外一篇）
020 吾爱庄子
027 淹城三说
031 万古丰碑
036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040 关于伯乐的话题
045 神话·诗话·情话
050 成功者的劫难
060 庄王之量
063 卞和种种（外一篇）
067 楚材晋用





- 071 今古“智囊”
- 075 邯郸说赵
- 081 黄金台（外一篇）
- 086 闲话私谒
- 089 门下（外一篇）
- 094 欲望的神话
- 108 汉高祖还乡
- 113 无赖刘三
- 123 忍把浮名换钓丝
- 131 隐身容易隐心难
- 137 文经武纬各千秋
- 141 凉山说史
- 149 一言为宝（外一篇）
- 154 貂蝉趣话
- 160 叩问沧桑
- 168 “国家不幸诗家幸”
- 173 伧父当年笑左思（外一篇）
- 178 “清谈”辩
- 182 说名道字
- 189 追求
- 193 圣井与辱井
- 197 皖南杂识
- 203 解不开的死结
- 215 千载心香域外烧
- 223 骆宾王祠联
- 234 文成公主
- 244 三个唐僧
- 247 钟馗遭贬
- 250 未必人间无好汉
- 254 扬州旧事
- 257 两个李白

268	诗卷长留天地
273	青蝇诗话
277	“错认颜标”的笑话
280	求人不求备（外一篇）
286	劫后遗珠
292	顿悟

下 卷

297	险棋·妙棋
303	北宋之失
308	从无字碑说起
317	何曾春梦了无痕
327	自荐与要官
331	赵家父子可怜虫
340	好一个书画院长
349	找准位置
352	陆游的梦
361	江山留与后人愁
365	泉路何人说断肠
373	流俗多误（外一篇）
377	谈龙录
380	耶律家族与医巫闾山
385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395	海陵王自毁都城
400	问世间情是何物
403	情注河汾
407	战魔
417	天骄无奈死神何





- 426 权阉肆祸大明
- 437 叔侄“捉迷藏”
- 447 龙湖之会
- 453 杨升庵与《临江仙》词
- 458 人生在世，“进退”二字
- 463 汤显祖的澳门之旅
- 467 笔意喜生
- 471 清风一枕南窗卧
- 474 崔溥其人其事
- 484 努尔哈赤迁都
- 489 龙头鼠尾
- 498 主子与奴才
- 509 情在不能醒
- 516 青眼高歌
- 524 纳兰心事
- 534 灵魂的拷问
- 543 山庄里的两对祖孙
- 551 一“枉”情深
- 557 “老处女”的自嘲
- 560 东归本事
- 564 用破一生心
- 575 李鸿章的六种形象
- 586 过犹不及
- 590 且与时人话短长
- 593 玩偶生涯
- 603 情死
- 608 有歌有酒春常在
- 613 戏鉴人生
- 617 酒令丛谈
- 621 曾将泪眼望山河

人文初祖

一

幼读《诗经·甘棠》三章，深为人们怀念召伯虎的真情所感动。召伯虎为申伯筑城盖房，划分方田，规定租税，劳绩颇著，申伯的子孙和当地一些群众很感激他。为了寄托对召伯虎的深情怀念，他们加意保护召伯虎宅前的一棵甘棠树，并吟唱道：“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居住）。”

然而，如果以之比于陕西黄陵人民热爱“人文初祖”黄帝及黄帝陵的柏树，那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黄帝陵位于陕北黄陵县的桥山，上面长满了葱葱郁郁的翠柏，总数近十万株。数千年来，人们世代相传，互相诫谕：不得砍伐黄陵林木，甚至连枝条也不能随意剪伐。乾隆年间一位署名“长白世臣”的诗人赞曰：

古柏森森不记春，陵宫犹自享明禋。
轩辕制起功常在，永使余波惠子民。

这些黄陵古柏，年复一年，长得益发苍劲挺拔，表现了极强的生命力。它们象征着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勃勃生机，也显示出炎黄子孙超强的凝聚





力、向心力。近代台湾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的诗，最能表达这种爱国怀乡、敬宗法祖的情怀：

天下万山祖，其名曰昆仑，
昆仑有南支，万里趋越门。
人生亦有祖，谁非炎黄孙？
归鸟思故林，落叶恋本根。

这种情感的形成，已经根深蒂固，而且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

二

同葱葱郁郁、气壮河山、实实在在的黄陵古柏相对应，有关黄帝的史迹却像天上过往的烟云那样，显得过于飘忽而玄渺。翻遍了各种有关的古代文献，诸如《国语》《战国策》《世本》《易·系辞》《竹书纪年》《史记》等，多是只言片语，有的还相互齟齬，最后只能到上古神话传说中去求证。

在古代传说中，我国境内从西到东，自南而北，散居着许多不同的氏族与部落。他们各自平静地生活在所处的空间地域，互不干扰，也很少往来。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氏族、部落间在财产方面出现了差别，部族间的共同利益与矛盾冲突也逐渐形成。大约在距今五千年前，当中华民族还处在向蒙昧状态告别的时节，轩辕黄帝便率领他的部落在陕西北部高原一带开基创业。而后，又沿洛水南下，东渡黄河，定居于涿鹿之野。《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这表明华夏族的部落联盟，原是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伴随着黄河流域的历史进入崇尚武力的时代，各部落之间相互侵袭攻伐，暴虐百姓，而炎帝对此无能为力。于是，“草昧英雄起”，黄帝教民习用干戈，以征伐那些肆行暴虐而残害百姓的人。这样，各个部落便转而来朝拜并归附于黄帝。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在涿鹿之野，率领许多过去曾以熊、黑、狼、豹、豺、虎为图腾而现在仍以它们做名号的氏族部落，挥舞着用雕、鸢、鹰、鹞的羽毛制作的旗帜，历经几番苦战，打败了炎帝部

落。从此，华夏集团强大起来，为后来赢得对东夷、苗蛮的战争积蓄了实力。

《逸周书》《太平御览》《山海经》等中国古代典籍还记载了另外一种传说：先是炎帝部族同东夷蚩尤部族发生了激烈冲突，但战争失利，丢失了固有的疆土，便向黄帝部族求救。于是，炎、黄两部族联合起来同蚩尤作战。当双方鏖战方酣、胜负未分之际，具有神性的蚩尤，突然张开巨口，喷出滚滚烟雾，使黄帝部族的队伍迷失了方向。为此，黄帝制作了一台机械，车上有铁制仙人，伸臂指路，无论车子如何转动，它都指向南方，人们称之为“指南车”。靠着它的帮助，黄帝军队冲出了重围。蚩尤又在风神、雨伯帮助下，瞬时刮起卷地狂风，暴雨从天而降，地面顿成泽国。黄帝也施展神威，唤来女神旱魃助阵。旱魃体内贮满超量的炎热，她一来到战场，风神、雨伯连同狂风暴雨便消逝得杳无踪影。黄帝乘机反攻，蚩尤战死，余部向南逃窜。通过这场激战，充分展示了黄帝部落所向无敌的实力，从而奠定了黄帝在各个部族中的领袖地位。

古书中，黄帝也写作“皇帝”，其含义为“皇天上帝”。传说，在神话王国中，其他诸神分管东西南北各方和春夏秋冬四季，而他则雄踞中央，成为地位最高的天帝。各部落间遇有争执事端，一律向他提出诉讼，由他以领袖身份裁断是非，协商解决。古籍记载，黄帝在位一百年期间，群黎安居乐业，敦睦礼让，风调雨顺，岁时丰稔，开创了一个人世间的乐园。

战胜攻取之后，他与臣民一起，主要致力于创造各种凝结着聪明才智的大量物质和精神财富：首创井田制度，划分地块为“井”字，四围八家为私田，中间一块为公家财产；建立政治体制的雏形，划野分疆，析全国为九州；设官司职，提出以德治国、修德振兵、以德施天下的主张。从前部落间作战，只是投掷石块，通过发明弓箭，提高了战斗能力；并演习阵法，布成队列，指挥兵员有序进退。教人以泥土木石建造耐用的房屋，剥下兽皮，用以制作衣裳；制造舟车，将粗大的树木从中剖空，放入水中载渡过往行人；同时，把直木插进两个圆轮中间，使之运转并带动平板前行，逐渐发展成后来的车辆；烧制陶器，捕鱼狩猎，播种五谷，饲养六畜，创医学，造文字，制乐器，调音律，全面开创了中华文明。孙中山先生有诗赞曰：

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

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





世界文明，唯有我先。

实际上，产生于文化史源头的神话所记录的历史，并非超人或英雄的个人行迹，而是诗化了的整个民族生活的折光映现。作为一个时代的文明交汇点，它总是把大范围的时空信息压缩到一个时段或一个人物身上。上述那些发明创造，无疑是历经很长时间并由多人共同完成的，但在没有“上帝观念”的族群，黄帝作为远古史上“英雄时代”深受群众爱戴而且尚未脱离生产实际的英雄祖先，这些旷世殊勋便自然地统统归结到他这个综合体上。

三

中华民族素有尊宗法祖的传统。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说过：“商周都尊重祖先，当做神看待。儒家思想信仰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体制中，祖先崇拜是核心。”屈原《离骚》一开头，便从祖先谱系说起。可见，祖先崇拜由来很古了。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传，传着传着便转化为神。但中国产的这种神，全都出自真人活体，而且他们都有大功大德于后世。那么，作为首次统一中华民族、开创中华文明、功昭日月的“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后世子孙自然就景仰有加、热爱无限了。有一个历史传说，颇具典型性——

黄帝到了一百一十八岁高龄，仍然乘车到各地巡视。这一年他来到了现今的河南省，提议采用附近的铜在山下铸一个高一丈三尺的巨鼎，其实，也就是一口硕大的铜锅。目的在于举办一次盛大的庆功宴会，来招待各个部落的酋长。就在巨鼎铸成之时，突然晴天一声霹雳，一条巨大的黄龙垂挂着长须，自天降下。原来是玉皇大帝垂念黄帝的丰功伟业，特意派出黄龙来接他返驾升天。黄帝深情留恋着他所开创的事业和长期同甘共苦的子民，但天命难违，只好唯唯从命，跨上龙背，冉冉归去。

当黄龙飞越陕西桥山时，黎民百姓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一个个频频挥手，痛哭流涕。黄帝深受感动，遂驾龙徐徐下降，殷殷深情告别。人们哪里肯放他去升天，都执意挽留，牵衣顿足，围拢不放。巨龙见势不妙，乘人们低首垂泪之机，驮着黄帝腾空而起。民众赶忙拉拽，结果扯下了黄帝的一块衣襟、一只靴子和随身佩带的宝剑，而黄帝本人则跨龙飞走了。当地民众便把这些衣物封葬于桥山之巅，起冢为陵，封土植树，这就成了今天的黄帝衣

冠冢。而其所在地1944年也被更名为黄陵县。

《史记·封禅书》中也有类似记载。究竟是太史公采用了神话传说，还是民间传说演绎了《封禅书》中的记述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黄帝陵就接受祭奠，这从孔子、孟子的谈话中可以得到证实。秦汉以降，已经形成了制度。汉初于桥山西麓建起了轩辕庙。唐代宗大历五年，正式把这种活动列入国家祀典。北宋开宝二年，因沮河水泛滥侵蚀，桥山西麓发生崖塌土崩，威胁庙院安全，地方官员上奏朝廷，由太祖赵匡胤亲降御旨，将轩辕庙迁至东麓，就是现今的所在。文献记载，历朝帝王亲自祭扫黄帝陵共达七十六次，其中明朝十次、清朝二十六次。

千秋万代，黄帝活在人们心中，已经形成凝聚中华民族的一种力量、一种象征。每个中国人都自认是黄帝的子孙，视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并以此为自豪。与此相联系，甚至黄的颜色以及相关事物都跟着沾上了荣光。我们被称为典型的黄种人；我们的文化发源于地质史上的黄土期，我们的老祖宗生活繁衍于黄河沿岸、黄海之滨、黄土高原；地位最尊者黄袍加身，黄鹄比喻贤才高士，黄钟大吕用来形容庄严正大的音乐或者辞章；皇帝的公告叫黄榜，太守衙的正堂叫黄堂，好日子称为黄道吉日，死后的去处则称作黄泉；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时代叫黄金时代，美好完善的境域叫黄金世界，广播电视一天中收听、收视率最高的时间称为黄金时段。

这里有一个黄帝的神格与人格的定位问题。显然，黄帝不是像西方的宙斯神那样由自然神发展来的、无任何历史依据的纯然神话人物。长期以来，他以一个实实在在的部落酋长，而且是华夏民族先祖的身份，作为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而存在。无论他同蚩尤的战争还是与炎帝的战争，都是先民部落之间，或为争夺空间、或为争夺财物而采取的正常的生存手段。

我们且听听儒家祖师爷孔子及其弟子是如何谈论的。《大戴礼·五帝德》记载：孔子弟子宰我向老师发问：黄帝，究竟是人呢，还是神（非人）呢？如果是普通的人，他怎么会活到三百年呢？孔子答曰：三百年的说法是这么来的——当他在世的时候，民众得其利一百年；他死了之后，民众敬畏他的神灵一百年；而后民众承袭、享用他的教化成果一百年。古籍《尸子》还记下了这样一段对话——孔子弟子子贡求教于孔子：远古传说“黄帝四面”，这可信吗？孔子答曰：实际的含义是，黄帝选取了合乎自己要求的四个能臣，使他们治理四方，“不计而耕，不约而成”。这就是所说的“四面”。

